

冷梦凡在化工厂里布下了死局



上官午夜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不可思议的连环凶杀案再现江川大学,恐惧与谣言蔓延。

传奇少女古小烟潜伏校园,秘密探索“七宗罪”谜底时反倒掉进恶魔的游戏。遇害者接二连三地出现,警探罗天化身教授进入江川大学,一场斗智斗勇的比拼悄然开始。

神秘的魔鬼牌,错综复杂的密码疑云,完美的不在场证据,真相揭开时,凶手却是一个众人万万想不到的角色。这是二十年前让人不寒而栗的嗜血狂徒吗?

或者,凶手另有其人……

[上期回顾]

罗天解读了线索中的秘密,然后一口咬定凶手就是冷梦凡,这是真的吗?

悬疑小说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炸开了,我失声叫了起来:“不,不可能!”
罗天轻声地说:“凡杀该隐的——凡,黑夜受尽寒霜——寒霜——冷,我又做了一梦——梦。所以,凶手就是——冷梦凡!”

我眼泪不可控制地滚出眼眶,而罗天似乎也被自己的话给震住了,好一会儿,罗天终于恢复冷静,拿着那张魔鬼牌仔细看着:“JF378,JF378……”
我全身一震,脱口说道:“我记得叶寒曾经跟我说过,他们都习惯把每一条街的名字用英文字母缩写,比如桑和路就是SH,步行街就是BX,那JF是……”然后,我跟罗天同时叫了起来:“解放路!”

罗天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跳起来,拿出手机,迅速拨了一串号码,严肃地说:“马上查一下解放路378号是什么地方?听着,可能会有人质,即刻待命,准备随时行动!”

罗天挂完电话后,在我对面重新坐了下来,他说:“你知道这张魔鬼牌上为什么没有暗示下一个受害者的死法吗?”

“不知道。”

“因为冷梦凡已经玩到尽头了,她在上面留下地址,就是想让我们去看,亲眼看下一个受害者怎么死去,她想让人欣赏她的‘作品’,所以,下一个受害者很有可能还活着。”

我只觉得脊背一凉:“解放路378号是个什么地方?”

罗天说:“一个废弃了的化工厂。”他深深地看着我:“这次你别去,听话!”我笑着摸了摸他的脸:“不,我一定要去。”

我和罗天来到化工厂时,四周漆黑一片。化工厂想必已经废弃很多年了,整幢房子都散发出

一股浓重的陈旧腐味。

罗天端着枪,一步一步,走得非常警惕。一楼空空如也,于是我们又小心翼翼地上了二楼。二楼只有一扇大门,门虚掩着,门缝依稀透着光。罗天用眼神示意我退后,一脚就将那扇木门踢开了,屋里的场景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一个女人躺在房间正中央的一张木床上,四肢被绑住,在她躺着的上方亮着一盏昏暗如豆的小灯。当门被罗天踢开时,木床上的女子便费力地扭动着身子,因为她的嘴巴被胶带封住了,所以她只能从鼻子里发出一阵阵惊恐的闷哼,但她的头却一动也不动,看来是被固定死了。那木床上的女子竟是叶寒!

罗天已经奔了进去,警惕地用枪指着四周,厉声道:“快救叶寒!”

我这才如梦初醒,飞快地跑到叶寒身边。当我手忙脚乱地想去解绑在叶寒手上的绳索时,我忍不住抬眼往上看去,这一看把我吓傻了,那上面竟有着一排排密密麻麻,长约十厘米的钢针!与此同时,我发现捆绑叶寒四肢的绳索上,连着一一条条近乎透明的丝线,直达天花板。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眼泪霎时奔涌而出。

我不知所措地站着,哭得泣不成声。罗天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缘由,正在仔细地观察那一条条连向天花板的丝线。我知道,我们根本救不了叶寒,只要稍有不慎,天花板上的钢针就会飞下来,将叶寒捅成马蜂窝。

这时候,叶寒眨了眨眼睛,看向了最下面,我马上明白她所看的方向应该是她的嘴巴。我立即问道:“你想说话对不

对?”话音落下的同时,我将手伸向了贴在她嘴上的胶带。

罗天惊呼一声:“不要,小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随着胶带被撕下来的同时,只见叶寒的头部上方亮起了一个计时器,我看过过去的时候,时间显示为00:58——原来,在胶带上也连着一透明的丝线。难怪叶寒刚刚连头也不敢动,她就是怕触动了定时器的开关。她刚刚本来是想用眼神暗示我的,可我却误以为她想要说话……

叶寒顿时号啕大哭起来,我也跟着她大哭:“对不起,叶寒,我不知道是这样,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才能救你?”
叶寒哭着说:“没用的,冷梦凡早就算好了,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那些钢针……来不及的呀……”

怎么办?眼看计时器已经跳到了00:35,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就在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我惊骇地循声望去,声音是从门边发出来的,只见罗天正在疯狂地用身体撞那扇木门,一下一下……

当计时器跳到00:10的时候,罗天连同那扇木门一起倒在了地上,然后,他飞快地背起了那扇木门,在计时器跳到00:03的时候趴在了叶寒的身上,随即,天花板上的钢针如疯狂的雨点般刷刷地射向了罗天背上的那扇木门上……

叶寒得救了,可是罗天却不小心被一根钢针刺中了左肩,他咬着牙,让我带叶寒先走,他不肯,他就对我吼,可就在我终于准备扶叶寒走的时候,黑暗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罗老师,你真的很勇敢。”

我一下就听出来这是冷梦凡的声音,叶寒立刻抓紧了我,

我凝神听着,想辨出冷梦凡所在的位置,但她的声音空荡荡的,还带着回响,仿佛充斥在空气中的每一个角落,应该是从音箱里传出来的。

罗天用右手端着枪,四处环顾着,厉声说:“冷梦凡,你逃不掉的,我劝你还是自首。”

冷梦凡冷笑了两声:“是吗?呵呵,那你以为你们就能走得掉吗?”话音一落,只听见嗖的一声,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一支箭从后面射中了罗天的右肩,罗天闷哼一声,踉跄了几下,差点摔倒,手里的枪也飞了出去。

冷梦凡的声音再度传了出来,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孤傲:“罗老师,你连右手也受伤了,还怎么打枪呢?”

罗天挣扎着想要去捡枪,但却不支地跪倒在地:“冷梦凡,你要玩,我陪你,但请你放小烟跟叶寒走……”

冷梦凡尖锐地打断了罗天的话:“叶寒不能走,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我将代表神来惩罚她,至于她犯的是什么罪,让她自己说吧,我想,她亲口说出来的我一定比我说的更动听。”

话音刚落,嗖的一声,一支箭又从黑暗中飞出,从前面刺进了罗天的左肩。

一旁的叶寒跪倒在地,狂喊道:“我说!我说!我犯的是嫉妒罪,我嫉妒古小烟和罗老师……”她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将所有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自从她在宿舍门口换灯泡被罗天救了以后,她就喜欢上了罗天,当她偷偷从我的手机里看到我发给罗天的一些信息,她就对我跟罗天的关系产生怀疑,于是,她便找了一个朋友化名为王涛给我发信息,又

偷偷地在我的发件箱里储存了十几条发给王涛的信息,那天的99朵玫瑰花也是她故意让人送的,她以为只要罗天相信我背叛了他就会跟我分手……

说完以后,叶寒拼命地对着黑暗处磕头:“冷梦凡,求求你放了罗老师,我什么都说了,求求你不要再伤害罗老师,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嫉妒了……”

她不停地磕着头,头都磕破了,我于心不忍,只好哀求冷梦凡:“冷梦凡,住手吧,你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不要再错下去了,你放了叶寒,我不怪她,我真的不怪她。”

冷梦凡冷笑一声:“我也想放了叶寒,可是神不允许我放了她。”

罗天挣扎着站了起来,他已经挨了两箭,而且刚刚因为救叶寒又被钢针刺中了,所以这会儿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全身都在发抖。他说:“你以为自己是神吗?如果你真的是神,又为什么要把刘小惠布置成自杀的模様,还把现场模仿成跟去年吊死在荷花池的那名女生一样?你是怕警察查到你,你心虚了,所以你不是神,更不配说自己是神。”

我暗暗捏了一把汗,情不自禁地贴紧了罗天,我担心罗天的话会惹恼冷梦凡。

没想到冷梦凡竟开心地笑了起来,还拍起了巴掌:“有意思,看来你已经猜出我为什么要杀她了。这样吧,罗老师,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说出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那我就放了你,如果说不出来,或者说错了,弩弓会射穿你——哦,不,应该是会射穿古小烟的心脏,一共六个死者,也就是六道题,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

组织暗示乔天朝和王晓凤打结婚报告



石钟山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解放前夕,八路军侦察连长刘克豪,奉命假扮被俘虏的国民党军统参谋乔天朝,在军统东北站取得了站长徐寅初的信任,为避免国民党怀疑,组织上又派来女游击队长王迎香,假扮乔天朝的妻子王晓凤与他“团聚”。

两个热血革命青年,有同样的理想和目标,他们在战斗中共浴风险……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玫瑰绽放的年代。

[上期回顾]

游击队员出身的王晓凤连做梦都想拥有一把手枪,当乔天朝因公离开沈阳后,她就打起了门口站岗士兵手枪的主意……

畅销小说

东北这场一触即发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锦州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已经自身难保了。

徐寅初下了命令:让军统站的家属撤离。

当乔天朝向王晓凤宣布撤走的命令时,王晓凤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然后说:战友马上就要打进城里了,我干吗要撤走?我要等自己的部队。

乔天朝压低声音说:没有接到组织的命令,你必须走。

一提到组织,王晓凤就没脾气了,她收拾好东西,和其他女人们一起上了军用卡车。乔天朝站在车下,用目光死死地盯着王晓凤,两个月朝夕相处的细节,镜头似的在眼前闪现着,即便是矛盾、不快,也都被眼前的担心所化解。

车上的王晓凤扶着车厢,顿时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乔天朝冲她挥挥手道:晓凤,等着我。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老家的人会和我一起惦记着你。

她的泪水突然就涌了出来。她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于是,哽着声音说:放心吧天朝!

沈丽娜发现了王晓凤的异常,揽住她的肩头说道:你们可真是小夫妻啊,分开了就这么难过?!

女人们在东北失守前,仓皇地走了。

战局急转直下,从沈阳出发、支援锦州的援军被迫撤了回来,所有的人都明白,锦州失守后,沈阳也坚持不了多久了。乔天朝在沈阳失守前,收到了最后一份组织的密令:刘、王二位,老家人时刻想念你们。你们的工作仍没有结束,照顾好自己,待命工作,会有亲戚随时和你们联络。

锦州失守后,沈阳危在旦夕。军统局东北站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就地销毁文件,留存有生力量坚持战斗,伺机收复失地。

不仅军统局东北站收到了这样的命令,整个沈阳守军也同样收到此令。上峰对东北的局势太清楚了,兵败如山倒,这么多败军是无法从沈阳城撤出的,与其投降,还不如让部队化整为零,钻到大山里伺机而动。这实属保存实力的一种无奈之举。

军统局东北站的执行队长马天成别无选择地留了下来,机要室主任尚品因为掌管着东北站的电台,也留了下来。徐寅初不想留下一支失控的队伍。

马天成和尚品怀着悲壮的心情离开了东北站,走进了突围的大军中,于战乱中寻找他们的机会去了。东北站剩下的人,登上了从沈阳出发的最后一架飞机,狼狈地在天津降落了,此时的天津和北平还都在国民党的手中。

那段时间,天津国民党的营地,简直成了收容站,许多士兵和下层指挥官从东北坐船逃到了天津港,一时间,天津显得乌烟瘴气,人满为患。

徐寅初一到天津便和军统局取得了联系,上级命令他们在天津待命。待命的日子里,徐寅初和部下们的情绪是低落的,这期间,天津站的军统同行也曾来看望过他们。待人家走后,徐寅初气急败坏地骂道:有什么了不起,等东北的共军杀过来,你们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哼!

在天津待命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上级来了命令,让他们东北站的原班人马重组济南站。原先的济南站在一个月前出了事——隐藏在济南站的地下党被敌人抓住,由此少将站长和

所有与此事有瓜葛的人都被撤职查办。整个济南站一时处于瘫痪状态。也就在这当口上,徐寅初所率领的东北站临危受命。

徐寅初刚到济南不久,便命人把滞留在南京的家属们接到了济南。他没有忘记马天成和尚品的夫人,也一同将她们接了过来。

乔天朝和王晓凤终于又见面了,他们焦急地等待老家来人。那天早晨,乔天朝和往常一样到军统局济南站上班。门口的卫兵递给他一封信,他疑惑地打开了信封。一张纸上,留有一行隽秀的小字:表哥,老家来了人,想见你,住在巷民路28号。落款是表妹。

他看完信,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还没到下班的时间,他便向徐寅初请假,说自己的表妹来济南了,他要过去看看。此时,济南站刚成立不久,除了从东北撤出的人,军统局又补充了一些人员,徐寅初在工作时就亲疏远近分得很清楚,用他的话说,东北站过来的弟兄们是经过考验的,他是信得过的。那些新分到军统局济南站的,要想被徐寅初从认知到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徐寅初关切地问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讲,济南地面上的事,咱们军统的人还是能摆平的。

谢谢站长。乔天朝向徐寅初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

乔天朝和王晓凤几乎是怀着迫切的心情来到巷民路28号。他们是坐着车过来的,既然而向徐寅初请了假,他就要明目张胆一些,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某些时候越是明目张胆,越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

车开到巷口时,就停下了,他和王晓凤步行往里走,终于看到了巷民路28号,发现这里是个茶馆。屋里的光线有些暗,乔天朝一边往里走,一边适应着,王晓凤紧随在他身后,突然听到一个女声喊道:表哥,你来了。

一个年轻女子,款款地从茶座后站了起来,他忙应了声:表妹——

女子引领着他们来到雅间,这里临街,透过窗子能看见外面的行人。三人落座后,女子先自我介绍道:我是山东省委的交通员,叫我李露好了,以后由我负责和你们联络。

乔天朝激动地说:太好了。这段时间一直没人与我们联系,我们都急死了。

最高兴的还是王晓凤了,她拉着乔天朝的胳膊说:以后,我们有家了。

吃完饭后,李露陪着乔天朝和王晓凤在街上走了走。

待走到没人处时,李露突然放低声音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打报告啊?

她唐突的问话,让两个人一时摸不到头脑,怔怔地一齐望向她,乔天朝终于问道:什么报告?

结婚报告啊!别人有的在一起工作几个月就打了报告,这样有利于工作啊。

两个人一下子都红了脸。不久,有消息传来,中共地山山东省德州区委书记李良同志被敌人秘密逮捕了。

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要以军统局的名义出面营救李良。

那天傍晚,他带着王晓凤来到徐寅初的家,他把李良称做表哥,这段时间他经常去巷民路28号,军统站的人几乎都知道乔天朝在济南有个姨妈和表妹开茶馆,做生意。现在从乔天朝的嘴里冒出个表哥来,徐寅初并不感到意外,他盯着乔天朝半晌道:乔副官,我相信你的人品,这事其实你自己就能办,别忘了你是我的副官,可你却还主动来找我,不错!你是个有头脑的人,这个忙我帮了。

而两个女人在楼上的悄悄话也接近了尾声。这时,王晓凤笑咪咪地从手袋里摸出两根金条,塞到了沈丽娜的手里。沈丽娜看到金条,眼睛都睁圆了。王晓凤不失时机地说:老家的人出了点事,还请在徐站长面前美言几句呢。

送走客人的徐寅初,自然就发了沈丽娜手里的金条。

徐寅初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想着:小乔这人不错!

乔天朝是在第二天中午时分见到李良的。

李良被关押在守备区的一间牢房里。看来敌人已经用过刑了,李良身上到处都是伤,此时嘴还挂着血痕。来之前,乔天朝在守备区司令部看到了李良的供词,那上面除了名字、职业和年龄外,口供一栏里一片空白。

李良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会碰上乔天朝,他瞪着眼睛,足有几秒钟才清醒过来。

乔天朝假戏真做地说:表哥,让你受罪了。

说完,忙上前去察看李良的伤情。

李良知道自己获救了。